春秋三傳通經合纂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八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裔孫 航 晏齡 問羲 蓮莊 增輯

成公 名黑肱

公即位
先君又元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即位正也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穀梁終時無冰則志
未録成氏曰二月夏
正十二月眾此則一

無冰 胡傳寒極無冰咎常燠也洪範曰豫恒燠若此紀綱縱弛之象悉書謹天人一理慎于微意也

三月作丘甲 胡傳益兵備敵困民不宜作也一邱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

將繇求可卻不將行於時乃尉

作正冊

公羊記衛一師使我邾為甲未錄劉氏曰若於紀齊云邾作冉家氏門未得經意、並亦然

明傳行父權為納晉父又關將出定師岁與許諸此盟書及魯所於也三祖遂對之心見矣○胡氏曰大夫及諸侯盟非惟黜大夫之彊亦無諸侯之失其禮也

敗于茅戎

結諱王者至尊故以

左傳 為齊難故作邾甲 孫氏曰往者三人今增其一邾出一人焉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杜注赤棘晉地也

左傳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范氏曰蠹之謀定于赤棘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作貿戎左傳徐吾氏茅戎別種

左傳 三月癸未敗績於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

古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

冬十月 范氏曰穀梁作傳未有無經而發傳者疑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

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

□□為之○公穀皆
謂郤克等未嘗此大夫
反□□蕭同姪子□氏
家氏皆非之

冬十月

彙註彙會
此傳可補左氏斷道所敘之未及

齊伐北鄙
趙氏曰齊自□□欲結根□□之戰曰取世家曰此齊爭霸丁晉魯□晉使加魯兵其志在與晉為敵所戰不度力也

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作此始矣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胡傳魯事齊及盟晉遂與是役非義矣

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邱 杜註龍魯邑

● 戰新築敗　杜註四月無丙戌　丙戌五月一日　張氏曰從師先代旂當是戰之誤者與人立合所變凡之法特非良史而以之□此戰

夏字下必係戰新築及衞敗事按有字擬誤字意者四月二字之訛杜註闕文

馮氏曰我此之下似亦有闕文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杜註新築衛地　胡傳齊師侵虐而以衛士卒戰良夫不欲石子而戰也惡以兵殃用戰也

傳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寗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　齊師　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　不言　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杜注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周諸侯軒縣闕南方繁纓馬飾

此聖人之言

戰鞌齊敗

胡傳穀梁曰將帥季孫一路與師八其實以四國之將以一侯之敵殘民求勝人雖其若戒皆罪也

黃氏曰頃公慢大國

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杜注衛 居衛地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首公穀作手 杜注鞌齊地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鄉子八

傳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 晉衛開塲

怒邾小大厚易幾亡國爲天下笑●公云齊與大夫背公子慶向也穀云以晉四大夫往舉其首也求盟趙氏曰孫以寧宣內而尊輕從于外乎列氏曰臧孫背伯爵同僭也一有大夫一號大夫何哉啖氏曰魯三家之勢成矣當丁是有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張氏曰晉非宋邾之比于郤克一怒之憤也汪氏曰齊頃驕傲然竭力而不能服以我僻小險能討齊纍於義同國

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

[illegible]以[illegible]未幾討以[illegible]亦堅又曰[illegible]自此三十餘年從前亦以善戰行以壯其氣耳

寫高固[illegible]勇

忽提師字

師字[illegible]於將

寫晉[illegible]勇[illegible]必[illegible][illegible]不能屨矣

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

殷點病字

大仁鼓字
人字是不敢閉舉

枹音浮鼓槌也

杜註華不注山名不肯斷子輿韓厥父
穀梁敘齊敗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
貢文一段無

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

俞氏曰他篇叙戰了次及逐北出色此篇叙戰于逐北處出色 ○易位是換面寫齊臣死其長驂絓于木而止與馬逸不能出相應公并云其父面目衣服與齊公相似可當以假蒙敵解不必備敘前答請戰無令輿師應相應辭數句謙詞亦飾詞使公下並脫身杜註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但還

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易位之由）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追叙）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伏 追及之由 獻丑父之由）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遥接俛定）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

爲齊臣條免

爲齊君俾免
補註衛師
杜註狄衛畏齊之强
故免齊侯

爲齊婦親其上

從齊師還據歸從之
俞氏云晉入齊地

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

杜註丘輿馬陘皆齊邑　賓媚人國佐也

以下皆齊侯使國佐如師

杜註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公穀俱同然子李氏曰左得之

為齊說者于詞令俞氏同以大命亞明晉臣與展喜犒師同

先王字跟上大命來

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收合不失身分）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妙字說得痛）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王命說得痛）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

盟主責晉君
說得不卑靡
四王之王跟上先王
五伯之霸跟 盟主
吾子求具師克

轉得有勢

子以君師與前請戰
曰子以君師應
先將致賂求好說一
番亦得体

敵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
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
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
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
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
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
補 述齊君命使臣之辭
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
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
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

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illegible]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

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戰[illegible]請戰[illegible]請兒相耿而敢不唯命是聽相助。

○國佐如師

胡衛國佐如師將毀賂之非服之也程氏曰齊頃公[illegible]人及其藉我則使重臣求免

公云君不行使乎大夫使[illegible]大錄劉氏曰將有[illegible]何勿

○盟袁婁

哉得晉不以德命悖矣何國子不可乃盟故反以魯人及之

張氏曰師克戰勝凡不義求多于齊反爲因往以興折之其氣遂墜

鮑卒

葬在次年參看凡

汶陽之田。公救叔戰。與各眾同。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傳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亦作侚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有

庚寅衛侯遬卒遬公作遫

傳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

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取汶陽田 胡傳曰夫國乃兵力得其故地取之不以其道也。

經 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杜註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傳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

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

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

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

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

以爲之賜田

一與禹湯念成之罪
而我有為萃
○合鉴下謂
胡傳目傳者其衆也
行有所存下以是人
大夫語危辰若此陳
氏曰楚大夫書公子
何以書結與氏曰見
其使陳以命而以臣
者有也
穀梁曰公子嬰齊亢
也未何以發以以處
父不書故為亢今以
書故為亢何孝居

盟于蜀

陸氏曰訊公自處
也李氏曰先楚人見
楚主盟也程子曰稱

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胡傳諸卿稱人何事背而從楚不亦恥乎

人宜□侯及齊也以比衆行與民同致則人故不夫於公會盟也書公及公子嬰齊華元孫良夫也公公得一年而不深劉氏曰不識得既實何與盟毀三公得其所由其事也求條例云非也不自書經何由之有

、會伐鄭

胡傳於伐鄭之役則復與非狄夷宋來侵則得諸許以晉來告伯徵也晉楚以鄭之從楚有辟也宋衛未獲以晉用從公報復爵

傳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愼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

見其皆殯也

至伐鄭 叅看前伐鄭 新宮災矣

家氏曰常山劉氏以主未遂入不當哭所以譏怠務以公穀之義為正

巫氏諸儒皆以為禮惟胡氏不介

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是晉荀[illegible]輿皇戌如晉獻捷俞氏曰鄭罪當討故書捷江氏曰不書敗尊諸侯也

辛亥葬衛穆公穆公作繆胡氏曰此見衛侯背殯出師也王氏曰六月乃葬非禮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吳氏曰雖未踰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 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

●公如晉

汪氏曰僖取濟西田使公子遂如晉拜賜今成取汶陽有所[illegible]見魯之不振也

●鄭伐許

趙氏曰鄭自敵齊楚[illegible]引而與其後許倚[illegible]而況[illegible]鄭甚為近此鄭之無謀也

公至自晉

[illegible]看近晉

●帥師圍棘

胡傳僑如[illegible]棘以棘雖復歸於魯不服故圍之

敢稱諡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乙亥葬宋文公 書葬於何在二年宋公鮑卒明傳七月葬越禮也高氏曰僭天子之禮

夏公如晉 趙氏曰釋不朝王而朝晉此何禮耶

左傳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張氏曰晉方怒鄭不服乃以許不事己而伐之不圖力也

左傳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鄭自失所恃故許後遷于楚

公至自晉 胡傳[illegible]不朝王以汶陽田而朝晉行事亦悖矣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illegible]不服故圍之

民也公不修德政以求之而專其兵力雖得之必失之

伐廧咎如

程氏曰晉不修德以義討侵掠強暴而監狄之務爲因可知矣

●荀庚聘良父聘

●及與盟良父盟

按經及傳皆曰晉侯使衛侯使則稱君命可知之而曰尋盟則夫有公盟

公羊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公作將穀作牆咎音羔杜註赤狄別種

左傳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胡氏曰欲盡滅之非仁人之心也 家氏曰此逐利之師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

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高氏曰先晉後衛言非畏晉之强也

、汲、說、出、亂、來、全、是、畏 晉

公羊 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好也

鄭伐許 胡傳一歲再伐許不擇義之可否而憑弱犯寡不已甚乎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吳氏曰晉衛宋相繼聘以三年同會伐鄭結好也

按左以爲亂只可云雖非相殺之亂亦單大之亂以爲習亂定亂則不可

・鄭伐許

家氏曰鄭再入許今襄公一歲再伐許猶濟亂惡也

・華元聘

宋聘魯止此今來逆嗣君且爲圖婚張本又須見華元來聘報聘其情好厚以明從晉合伐宋之非

杞伯朝

此明年杞叔姬來歸之由

公如晉

晉侯之不敬勝齊驕也亦從十年晉鄭之兆晉既從我所說子前今又恭不近瀆故取恥辱

左傳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王氏曰其爲其公謀昏張本乎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杜註二月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 杜註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左傳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趙氏曰直歸叔姬故魯用叔姬之讒以疾杞故先言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宣叔 子紇嗣

公如晉 高氏曰如晉者以晉即楚故也 汪氏曰此朝取辱亂愈繁而身愈卑徒自屈耳

左傳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

公至自晉
傳求成於楚季文子所以諫
止晉師入鄭至矣

冬城鄆
鄭伯伐許

何在諸侯或可不恤乎

葬鄭襄公 汪氏曰夫五月速也大不淡也季氏曰二月而葬必襄公以弱代兄恐其有爭也

秋公至自晉 家氏曰修成中無所 王氏曰變而屢遷也

傳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鄆公作運杜註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蘇氏曰此汶陽田之二邑既得汶陽城以自固

鄭伯伐許 胡傳悼公稱爵哀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忘親死并興師著其惡也

人入鄆是時晉在三
物文公從附於鄭此
服於晉所以爭者歲
公伯晉伐鄭此附鄭而
公所以書春秋譏貶
用民之道

●鄭伯伐許
襄公伐許今悼公又伐
父子相讎非小也

杞叔姬歸
夫婦人倫之始閨門
大化之原故待書之
此必叔姬不安于杞
故書杞叔姬來歸與
雖齊人待之入來歸
子叔姬齊與然亦須
知叔[illegible]非
大杞必[illegible]于後

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

杜氏曰稱鄭伯不復服喪書事 汪氏曰鄭許世仇至此已設代矣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胡氏曰前杞伯來歸叔姬則出也書以重大倫

人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家氏曰必叔姬自不安于杞也

仲孫蔑如宋汪氏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遂于晉令遂侵宋非[illegible]加生于

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荀首晉公族 家氏曰穀齊地非遊諸侯之境而大夫會之非禮也

奕與氏疑其[illegible]不
句[illegible]也
●晉卻宋
報聘[illegible]
●公[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之
亂汪氏[illegible]二
年[illegible]十
五人大會[illegible]
大夫會[illegible]以爲
常

梁山崩

杜註[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也劉氏曰[illegible]
道不[illegible]侯行
伯宗書[illegible]春秋[illegible]
耶

[illegible]

梁山崩 劉向左氏所載亦傷矣然必須有 志惜修省之心不從以交見之也

左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穀梁同左[illegible]伯宗[illegible]無[illegible] 故未云孔子曰伯尊其無緣乎攘善也

公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沶爲天下記異也趙氏曰詩奕奕梁山[illegible]後爲晉[illegible]不繫之晉天下之大異不傷一國不[illegible]

秋大水張氏曰山崩大水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左傳定王崩高氏曰不書葬非諸侯之不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杜註蟲牢鄭地

左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

同盟蟲牢

程子曰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illegible]

臣胡傳同

趙氏曰晉景此盟於晉能復振其勢自反鄭三人故有是盟也●

胡傳程傳杜說趙說

亦不可少 公穀作

參考前 ・立武宮

按諸傳俱以爲武公之宮劉氏曰否以爲武軍杜預謂旣立武軍又作武公之宮皆非也武公在宣王時佐宣師有功詔曰武公行父自以其功再爲立宮蓋氏所謂自矜其功者之〔illegible〕服氏又有云親武公而勝之再立其廟則武宮與武軍同可證也

晉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 子靈公子圍龜也 欲攻華氏宋公殺之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汪氏曰會猶不至獨於楚也此皆不奔王喪之罪

二月辛巳立武宮 胡傳武公至是十一世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亂也

傳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上句刻者

公羊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

立武宮非禮也 穀同

取鄟 杜註附庸國 胡傳滅而曰取爲君隱也滅項不言鄟隱僖公在會季孫所爲也蓋君擔臣謹微之意

傳 取鄟言易也 孫氏曰宿取須句取邿與此皆微國

●取鄟
穀云國也可正公羊之誤

●良夫侵宋
此侵宋與後侵宋皆責晉兼責衛者

郯子來朝
汪氏曰成公即位而始朝也

【經】鄟國也 公羊未錄汪氏曰公羊于板年鄟部皆曰邾邑然取他邑未有不繫國者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字前與會而遂加兵責晉也

【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於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已知之矣。

夏四月郯子來朝 胡氏曰魯取鄟故也且天王新即位不朝惟陵我是畏也

●嬰齊如晉
參看良夫侵宋條

●蔑僑如侵宋
胡傳人侵以其無名也一未且父亦然宋而之兵乃為嘗師而有此師乎

嬰齊伐鄭
胡傳鄭即背于蓋也而楚伐之又因其從不義且兵觀于甚救鄭則知取之矣

●行父如晉

公孫嬰齊如晉 杜註嬰齊叔肸子汪氏曰侁齊而尚晉為援事魯八而不知慢王已甚

左傳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晉命伐宋胥爰其命皆此

壬申鄭伯費卒

左傳 六月鄭悼公卒 楊氏曰不書葬魯不會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李氏曰屑子不得已故亦依違于深入

公傳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惡楚累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許氏曰大夫張也趙氏曰言宋之服也明年救鄭求從晉魯故也

左傳久趙氏說可兼用

胡氏六之也而伐鄭之罪輕矣武子不干戈而用一天人之心天下不而下作侵之亦明年楚復伐鄭而諸侯又救鄭訖非晉鄭明矣

凡之役有二師諒此役亦有三師事使武林收獲必求武子之斷其至于敗

左傳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十月晉兵故鄭遷新田

晉欒書師師救鄭 欒書救公作侵扇氏曰善其救鄭也家氏曰書不戰而還鄭既免而蔡亦免

左傳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

食角改卜免牛
穀梁未深胡氏曰其
而又常知此引接詞
訊勝君小弟有司之
過免小聞為之緇衣
猶最甚乎不入此未

紳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胡傳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 趙氏曰又食云不享僭也著其言也

吳伐郯 孫氏曰吳始見經曰吳惡其僭號也 李氏曰子是吳其始及上國矣

必然也

●吳伐郯

惡夷狄得肆其兵也
惜夷狄書其伐

曹伯朝

傷曹之弱而魯之欺
其小也

●不郊猶三望

參看僖三十一年●
此五月不郊猶有可
已不已者可譏

●伐鄭救鄭同盟

註傳言大國以其從
附庸也晉果親於楚

左傳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楊氏曰曹非小國勢不足耳朝魯實與邾莒比也

左傳夏曹宣公來朝 汪氏曰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不郊猶三望 不郊承上文春免牛言之非禮 高氏曰正祭已廢而舉其從祀從僖公之與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馬陵衛地

矣之言救鄭楚亦明矣同盟同撫是也●程子曰諸侯同心病楚李氏曰書同盟于此無譏以二救之善也

●公至會黍春前

●吳入州來吳本楚與國今晉用巫臣之計教吳叛楚人卻之嗣北此而皆馳之爭亦兆此

傳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公至自會 高氏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吳入州來 王氏曰莒與國高氏曰吳楚爭強如此陳氏曰晉爲之也將以罷楚

傳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

子閻子蕩清尹弗忌皆巫臣族

罷音疲

遺去聲

使說俱去聲

杜註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

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

冬大雩

穀梁云冬無為雩也未發劉氏曰非也若久不雨可得不雩乎

林父奔晉

程氏曰孫氏世卿衛自良父始林父良父子定公恨其偪晉故佑之衛不能制晉不能治均罪也

● 韓穿言田歸齊

胡傳汶陽不係國也魯恃大國兵力脅齊取之不以其道也今

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冬大雩 周十月夏正八月書以紀旱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杜氏曰林父自緒于晉之惟臣返而為衛患後四十年晉寧之也

左傳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杜註戚孫氏食邑 襄氏曰亡七年恃晉返衛尋畔又十九年逐君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復命脩齊則歸之不
以其道也令復得之苦
二命乎不然此言貳
也晉不能以禮斷獄
徵諸其矢亦猶此也
張氏曰前取濟西出
後命歸汶田猶不可
使小國所懷闕也
汪氏曰門與之是命
命之譏自相不順而
未能必得之義也同
歸之于魯取之易於
商人一環之產只以
誘韓宣子之請況先
君所受于王之分地
乎

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

公首云內辭未録劉氏曰但書其事足何內辭哉穀云不使盡我也未録劉氏曰自書利晉耳不使盡我了無所用

○書侵蔡
家氏曰晉不能制楚侵小國以為功春秋不與也
按此自以許氏家氏說為正然以視晉楚不自強之時則戰矣趙氏說亦不可也

也。是以敢私之。杜註齊人服事晉故使還此田

【公】來言者何。晉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晉欒書帥師侵蔡。許氏曰報伐鄭也六國爭衡小國受敝春秋矜焉

【左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

●嬰齊如莒

因聘逆婦與行父如

陳公孫茲如牟同

●華元聘

此納幣之再

[illegible]納幣

楊氏曰經書納幣三

莊公以非禮書公子

遂以喪錄此爲賢伯

姬□汪氏曰孔[illegible]

[illegible]子致女[illegible]

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於許東門大獲

焉趙氏曰蔡迫于楚卒不能反也然此師亦可謂不畏楚矣書以振伯主之威歟

公孫嬰齊如莒高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

【左傳】聲伯如莒逆也。杜註因聘而逆汪氏曰上曰如不與其註于公以遂其私

宋公使華元來聘高氏曰非專行聘禮也蓋圖婚耳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趙氏曰書納幣可知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柯註紀履緰不書納幣伯姬有逮火之節故詳錄

[illegible]夏宋公孫壽來納幣禮也。孔疏納幣應使卿故傳言得禮

[illegible]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錄伯姬之節

户弄貝矣之嫡妻
公女趙姬之所出而
成公之甥也

殺趙同括

胡傳同括無罪爲莊
姬所譖而欒郤害
故殺國以殺而不去
其官以見晉失政刑
孔氏曰史記稱屠岸
賈爲司寇追論趙盾
弑君事誅趙氏殺朔
同括而滅其族按二
年傳欒書將下軍朔
已死矣史記又有杵
臼嬰公孫杵臼程
嬰匿孤之說皆不可
從

召伯賜命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傳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卓氏曰同括勇而輕趙嬰淫亂所當誅晉侯聽姬之譖一朝尸二大夫失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作錫季氏汪氏皆曰賜錫義同

穀云天子見一稱也
杜氏劉氏且不亦淺
乎

之之士燮聘伐鄭
家氏曰晉既不能治楚而
徒欲服鄭不能制楚
而反孫青剡晉君臣
無能甚矣

【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胡傳：成不朝，又無功，何賜命乎。夫王，天子一人通稱

【公羊】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傳】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陸氏曰為喪歸杞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胡傳：吳初伐郯，既不能救，及成豈得已也，而又伐郯之，何義乎？晉為盟主，可知矣。魯從令，不能立矣

【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

衛人來媵
程子曰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況君子乎
穀梁同　穀云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事不及公說

杞叔姬喪歸
胡傳叔姬之亂人倫之不復逆喪歸者也非叔姬本不應因故終併以叢之使歸葬乎
趙氏曰杞伯以叔姬爲葬之則不當出以

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書以著晉之主小與魯之不自立也

衛人來媵胡傳三國媵則十二女逾九女之制非禮孫氏曰唯王后三國媵諸侯二國媵

左傳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劉氏曰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蘇曹媵弋之君必同姓媵則不備矣

公羊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何注伯姬賢聞諸侯爭媵之故許錄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

公羊　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

叔姬為不得則歸不當以傷其朔其逆者異僭也

丙盟于蒲

程子曰畏楚之强同盟初傷鄭既盟復叛深罪其反覆高氏曰晉不足以示諸侯既焉此盟而諸侯皆貳于是鄭叛不服晉遣輿教李氏曰魯亦有叛意矣

之也

穀梁 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初僖歸汶陽田而諸侯解體晉不卹反求諸已而從事于末不卹本矣書盟以罪晉

左傳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公至會

參看前 伯姬歸宋

詩書之録伯姬也

行父如宋致女

孔疏第年來聘致夫人也外來但言勝在寡而出曰致女劉氏曰女既嫁三月廟見稱婦致之者成之也家氏曰宋以卿將幣故亦以卿致

穀梁云凱又云不與內穀梁氏曰致之親好之意何說之有劉氏曰內大夫出無稱使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范註逆者非卿故不書家氏曰自始至成禮七見經貫之也

〔傳〕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程子曰女既嫁從使人安之爲致女使卿〃伯姬之賢

〔左〕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蓼五章 杜註致者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

〔公〕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

若假令疾內稱則曰公使行父如宋致女乎

晉人來媵

三傳晉人來媵同前衛人來媵

執鄭伯晉伐鄭

胡傳晉人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甚不足責也穀梁云不言戰以鄭伯也劉氏曰然則鄭必戰乎又云爲親者諱劉氏曰何故諱之言乎

晉人來媵 胡傳致女及來媵同程子說

左傳 晉人來媵禮也。

公羊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杜註丙子七月一日書七月從赴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貳于楚固有罪執之則虐矣

左傳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汪氏曰楚救不錄抑楚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伐莒莒潰

胡傳莒恃無備矣然民不敢死則怵爲國之大也莒恃其城何益乎

家氏曰楚熊嬰齊渉以蒲昔坐視其危而莫相救至國如是乎惡之也

按此事左氏此責莒無備須與所家氏惡晉說乃備

然云大夫潰而之楚未錄劉氏因經但云莒潰不云之楚且潰非大夫所爲

楚人入鄆

按左傳楚遂入鄆莒

疋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無備故也是以鄭爲背也又考惟氏曰鄭爲晉出盟諸侯十勢以人執鄭是人者與晉命稱師也入鄭所以戚侍此說亦有理存之

秦狄伐晉　罪秦之黨楚亦傷晉景之不能伯也

鄭圍許　此鄭歸君之術也然圍在此年冬次年五月晉始歸鄭伯三月立公子繻四月殺繻則此許救之也

城中城　趙氏曰備不虞也

宗諸侯亥

秦人白狄伐晉　胡傳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稱人貶也。家氏曰貶黨楚也。

左傳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高氏曰執鄭伯又不救莒故皆貳

鄭人圍許　高氏曰鄭以晉執其君歸咎于許。

左傳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張氏曰君在外而興師復怨大國之罪也。

城中城　陳氏曰晉之重民力也。高氏曰以莒無備而潰懼而城之。黄氏曰東海邑或曰魯國內城

左傳　城中城書時也　杜註此閏月城在十一月後十二月前故傳曰書時

穀梁非外民矣鉄非者飢也飢以民爲外也趙氏曰若市城有壞豈得不修乎
。黑背侵鄭
黑背稱弟與齊仲年同吳氏曰晉既執鄭伯又命衛伐今又使衛侵何以服鄭之心。
五卜不從不郊
高氏曰曾不當郊也今不郊非挽祀也为卜不從乃不郊耳吳氏曰二月下旬初七三月上旬二卜三月中旬三卜不從則當不郊乃三月下旬四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衛家氏曰責衛責晉

左傳 衛子叔黑背曰侵鄭晉命也胡傳女有寵愛之私其子剽故得立可戒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范氏註三月郊時所氏曰五卜瀆甚矣

公羊 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 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彊也上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晉爲之也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

下又子四月上旬五
州不從而後不知積
矣

會五國伐鄭

二氏曰鄭已立君故
會諸侯伐鄭而歸鄭
伯因謂之成焉使其
君臣亂而後歸之亞
晉甘亂也

齊人來媵

高氏曰伯姬嫁已久

晉侯獳卒

杜註據傳丙午六月
七日有日無月䌓兒
也趙氏以爲晉侯獳
趙同趙括故怒
以大厲之夢為徵

成焉。五月晉侯有疾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於修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立州蒲何姑存廖氏曰若終失亂之甚經無貶文趙傳妄也）

齊人來媵（齊聞其賢也然齊來則三國媵有十二女過九女之制矣故公羊云非禮）

公羊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

丙午晉侯獳卒（[illegible]二篇之中）

左傳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

新致祭之巫見心
人所致之夢是
大不守分緣以小臣
之夢其魂將上升所
致

杜註肓鬲胸膏之病
肓肾大十達針也
醫曰良醫也公曰良
醫也相應
厚禮歸之示而殺之
一幸一不幸
張音脹腹滿也
杜註傳言巫以明術
見驗小臣以言夢自
禍

至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公如晉

公如晉以葬天子者爭晉也晉使公送葬以天子自居也故晉之葬景公沒而不書

公至晉

危之也

孔疏不書正月公在晉諱見止故不以告廟

郤犨來聘盟

趙氏曰公留晉九月

秋七月公如晉 胡傳公之葬晉侯非禮也推天子之事可也

傳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即諸侯皆在亦辱也況莫在乎趙氏曰不書葬晉景公為內諱也

冬十月 備四時○公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趙氏曰留晉凡九月窃為成公惧之

傳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杜註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犨公作州後同

而所為公止之不義甚矣今公既返郤犫來涉且抗公盟之賜為亂而陰實搖俗之恨其見止而或叛也以公敵大戎其辱如何故沒公不書吳氏曰晉豈誠心行聘哉直欲逼公使盟耳

・行父如晉

黃氏曰晉止公九月而歸之其聘豈親魯哉疑其叛也魯侯被晉之辱其聘豈德晉哉戒其叛也晉以要結為信終以召叛為亂

・僑如如齊

左傳 郤犫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姒娣姒也）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杜註不聘無媒禮也公弟叔肸妻也宣公叔肸同母兄弟穆姜宣公夫人

夏季孫行父如晉（著魯之諂事晉受辱而不能自立也）

左傳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報郤犫聘）

秋叔孫僑如如齊（許氏曰魯蓋激晉之德亂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歟）

左傳 秋宣伯聘於齊以修前好（薛氏曰由齊來媵張氏曰謝戰鞌之師）

趙氏曰前日恨齊不得不事齊今不能忍晉之辱故迫齊講好戴氏曰歸出晉未幾遽使令僑如修好齊無報聘則魯於齊弱久矣

周公出奔晉

胡傳王下及大臣盟不君臣上與人主盟不臣又叛盟而出自絕于天也書此見周之微

趙氏曰晉爲逋逃主庇此罪人罪也

公羊云言出自私土也未盡陸氏曰畿內國不當以私土爲義

冬十月 備四時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王之族

左傳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自絕于周故書出

穀梁 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曰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李氏曰王臣書奔三惟此書出故穀曰一見 高氏曰公違命便出敢受之晉罪也

會瑣澤

趙鵬飛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晉侯此會[illegible]

此與晉侯[illegible]故盟

之後二十七年之盟

由此而起也於此不

[illegible]其始也

敗狄于交剛

按狄與秦伐晉今

又與宋之盟狄侵

晉晉之敗之亦宜

晉不忌備是而從[illegible]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呂氏曰將伐秦起耳 家氏曰不書成不與晉此會也

傳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高氏曰自狄與秦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報伐晉之役也

傳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

狄敗秦(?)

劉氏曰

程子說旃(?)為同

李氏曰晉公以師三出晉乞郤錡為伐秦

秦繫於救楚晉乃為代鄭入心未嘗欲以

求諸侯也晉之乞師三十年為救宋伯事

初我以報諸侯也接諸楚乞師書乞

小國大惡也今大國小國亦謂之乞

辭之而非(?)

十二交剛 叔明狄間宋之盟侵晉 剛狄不可不敗之矣

冬十月 晉四時是秋晉郤至如楚聘涖盟是冬楚公子罷如晉聘涖盟亦棘背不甚暑之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胡傳報怨不以王命與師將書曰乞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

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

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 幹

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杜註將伐秦也乞謙詞

胡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重民命也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

知京師不伐秦

所傳以會伐秦道自天朝不可越去了而往於朝聘爲京師以伐秦爲事乃學人詳序附於王命存人臣之禮也穆子說可●楊氏曰晉文會大夫而書朝河陽成公會伐秦而書如京師以禮正之也張氏曰若欲而不書則爲伐秦序之而其世則亦非其實故下劉子不敬納而之意然趙氏曰若不附伐秦則亦不書月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不書朝王非專爲朝王往也

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

天、亦、有、脤、力、

精、理、名、言、可、以、不、朽、

命、求、是、謂、

内時有晉侯使呂相絶秦之文未録中多文已之遁辭人之善枉記詞令或稱呂氏詞令工多剏節奇詭之詞

陳氏云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不書不足辭耳

脤膰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命．實．度．）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反召狄與楚（叙．明．秦．人．背．盟）

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刻．郤．）

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

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

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内．外）

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

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書．曹．子．）

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札記不 [illegible]）

不交於天子不得不朝故以為行如京師重其王也故書自京師會伐秦見其爲伐秦來非爲朝王來矣

曹伯卒師
設云閔之未錄劉氏曰諸侯死于行則記其地例如此耳

・至伐秦
張氏曰上以伐秦爲遂事春秋示尊王之

【公】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何註鑿造意也本欲直伐秦不敢過天子復生事修朝而後伐

【穀】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示稟王命伐秦

曹伯盧卒于師 左傳叙卒在前・宣公卒負芻殺太子此大逆當討者晉不即討何哉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作 杜註負芻欣時皆宣公庶子・欣時子臧也

【穀】傳曰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左氏曰至伐秦書公之行非爲朝王言其實也春秋之稱微而顯

冬葬曹宣公 劉氏曰子臧讓國失職不討與季札介節未爲至也呂氏曰潔其身太過耳

左傳 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國人將從負芻及民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渠邱公季佗卒黎比公黍州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許氏曰歸易詞罪晉也逐君之賊此矣

左傳 春衛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

請求也今以伐殺明術矣以伐姦稱重也李氏曰如稱內外不以儀祭至而以伐楚數告郡其初心也

莒子朱卒

徐氏曰莒君無諡故不稱葬

●孫林父歸衛

高氏曰嘗受衛譴逃罪矣之臣又强歸之故曰自晉歸氏曰林父卒叛致之者晉也責晉爲重耳程氏曰衛定不能誅以大義其不能若可知矣胡氏曰何言歸者亦季會之陳侯所賞也有

不苛好以交此觥敦
行不爲已甚弱林發是
也

僑如逆女
諸侯終喪即娶今成
公已在位十二年太
遲晩矣

·鄭喜伐許
鄭許相爭皆倚鄭至
此兩伐許皆伯主者
而問何也蓋以勢作
亦甚于其後者述

氏而有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
成叔（郤犨）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
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
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
禍之道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杜註成公逆夫人得禮經無納幣者文闕也

本傳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未姑存劉氏曰非也常爲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許氏曰鄭逼許楚附鄭以國大小兵力衆弱更相吞噬

左傳 九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

鄭也此以見其不可恃也

婦姜氏至齊

稱婦有姑也・黄氏曰舍族前後一事故後省文耳不以諸侯爲尊君命而略稱夫人去姜也

衛侯卒

定公名臧立

臨喪不哀何以觀之哉

八其邦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高氏曰著許所以還亦見晉國之下伯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張氏曰稱婦宜公夫人處姜於在・

左傳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 加年 異 以・此・教・謀・似・今・命・可・也・ 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舍族二句存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傳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内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

如聞擲盾大息之聲

宋語拖起衛後事

仲嬰齊卒
胡傳以嬰齊爲歸父後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
家氏曰後歸仲耳實

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有罪人之罰）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高氏曰秦桓公也立二十八年卒史失其名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何註弟無後兄義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

公羊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兄歸父父仲遂今以爲祖）孫以王父字爲氏也歸父走

氏曰魯有兩嬰齊叔
嬰齊稱公孫仲嬰齊
從若賜稱氏情理道
公羊追叙仲遂絕子
赤及歸父奔齊事與
左前傳同
按家氏胡氏説與公
羊與存參
穀梁云子由父疏不
稱公孫未録劉氏曰
歸父何以稱公孫
●會盟于戚
程子曰負芻殺太子
既三年矣之盟方執
之稱天討也高氏曰
欲討之勿與之盟可
也假以事相會而盟
既盟而執一故書同

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至自會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左有云書執曹伯不及其民未録劉氏曰非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宋共公

楚子伐鄭　趙氏曰許鄭伐許不問以從楚也今鄭從晉而伐已與國能不懲乎為討伐也

盟詛之災氏曰世子代君非所宜也 ○執曹伯歸京師 胡傳執諸侯者多矣此獨書爵討其殺太子之罪不敢自治而歸京師伯討也○張氏曰與其討也然先執而後盟乃書晉後曹人請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開釋衰之門皆小失哉穀梁惡晉不錄劉氏曰非也

公至自會

同盟戚

●楚子伐鄭 晉爲戚未久而楚

傳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家氏曰盟甫三歲而伐鄭首禍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

首背盟書伐以惡之
葬宋共公
穀云以葬共姬不可
不葬共公未詳劉氏
曰葬紀叔姬而不葬
紀侯何哉李氏曰三
月葬子幼惡喪事也
喪禮之行可削
・華元奔晉
胡傳元之奔歸不省
文者特其正也以之
也蘇氏謂使元畏禍
顧寵重于出奔則不
能討是也王氏曰王
河而復未至晉也云
自晉歸晉討無異舊
之書自晉以成其志
也蘇氏曰猶子[illegible]奔

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

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晉辭秦也李氏曰與討賊之辭而入鄭晉入不再書名元再予之

殺大夫山

胡傳山不書氏罪其族也伐其本也書宋之不如叛・程子曰去族背宗族也。

魚石奔楚

王氏曰魚石與山親恐見及故奔宋天下要樞正楚所欲爭卒致入彭城之禍魚石之罪大矣

魚石止華元華元止魚石等相應自止字亦應乃反字亦應

俞氏曰此是同族相攻故以族姓作主腦以官職作綱紀華元奔晉魚石等奔楚相應爲公室諸國人相應

●會吳鍾離

孫氏曰大夫不敢致諸侯故相與往會吳子于鍾離程子曰先殊諸侯病楚故與吳親呂氏曰此大夫會之也戚之會柤之會則諸侯會卿致黃池之會則晉爭長趙氏曰或謂書吳故殊會聖人榮以與比王伯子乎又或謂外吳者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胡傳吳以號舉僭王也近吳。

左傳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通吳以制楚後與晉爭長矣

許遷于葉家氏曰陳蔡許皆恃楚卒之陳蔡爲楚成許五遷而白羽又容城鄭滅之皆自取也

左傳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杜註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李氏曰避鄭而主楚不善擇所從也

穀梁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程子曰災異皆天人響應但漢儒大牽合耳

穀梁 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公羊

之盟孟之會未嘗外楚與外吳耶。公穀謂外吳未然。劉氏趙氏皆非之

●許遷于葉

備也。國之無依偶小國之與依邪鄭逼所殺貴許所依非其人也

雨木冰

胡傳君臣將執于兵之徵及人之應也。五行傳不可以戰殿矣。朱子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寒故著木而冰。

○鄭喜侵宋

晉侯罷鄭之會將從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高氏曰滕之書卒皆不名。

傳 夏四月滕文公卒。汪氏曰在位十年成公立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春楚子以汝陰之田賂鄭鄭遂叛晉從楚故侵宋。

左傳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高氏曰鄭至是附楚為楚伐宋故也書侵自是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杜註鄢陵鄭地

是爲楚伐我也
●晉欒黶乞師
乙謙詞謙受益故孫
獻子以爲有勝也○
程子曰時魯以謙差
僑如將以私故師出
後時趙氏曰晉師不
及期故必遺不見公
●鄢陵楚師敗
胡傳不書晉師敗績身
傷也晉亦未勝而妄
非持勝之道范文子
所以有外懼之戒也
楚雖敗其勢猶張晉
遂忌克國亦大亂○
孫氏曰楚傷則師敗
也高氏曰晉不服陳
諸侯之兵先與之戰

左傳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

而敗之家氏曰晉自林父景伯以屬公一戰城濮以來所未有也惜厲公志得於鄢耳泝民自逞斯時驕鄢其實至於以而抄其降前此未有助楚戰於今鄢陵之敗晉使無呂錡射目之勝楚實可勝言那惜厲公無仲勝之實德耳然則鄢陵則不可不勝而厲公無德所以不終霸也

杜註底至也人憂其身不知性命所詣

挑句耳非使句先歸後世云與往句詳入

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無德 刑）。而外絕其好（不義）。瀆齊盟。而食話言（不詳不信）。奸時以動（無禮）。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楚人預知楚敗）。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

遺能者

范文子之心憂惜而言亦不朽

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其齊不盡力子孫將

晉患乃釋楚使戰者

長子聖人字處

何文子之子亦守也

於行疏行首皆陳前決戰先鋒戰道

輕窕其實猶閒暇

聞惡並言

陳猶未言

既囂也

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鬥心舊不必

巢說文作轈倚如巢
杜註巢車車上爲櫓
俞氏曰設筆一面而布
置楚臣一面指點而
一處而兩處俱活出
神入化之筆
杜註州犁伯宗子前
年奔楚
敍伯州犁語詳盡
伯州犁以公卒告王
苗賁皇以王卒告公
相應
敍苗賁皇語補備該杜
註苗賁皇鬬椒子宣四
年奔晉

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御案○斷晉勝）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遣、措、度、歷、晉、軍）
重使大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所見如聞）
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
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
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
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
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補楚）苗賁皇在晉侯（補晉）
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
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

若待[illegible]是此言是卦斷
史以之由亦斷爲辭
卦

杜註淖泥也

黨之良二爲潘党

杜註掀舉也

癸巳是甲午前一日
劉氏曰追叙用于支
左氏例如

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

杜注党僑居之子
蹲蒲甯聚也
死藝可隔燧
中俱去聲
楚之民二爲養由基
弢他刀反弓衣也
郤至追楚子
有註疾風疾如風也
問遺也
杜註殷盛也韎赤色
跗注戎服若袴而屬
于跗與袴連

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
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
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
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
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
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
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
識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
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

作俱去声
韓厥從鄭伯
郤至又追鄭伯
內入声
杜註弢弓衣也
陷于淖薄于險相應
楚之厄三為叔山冉

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旌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八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

並張疏

杜註攝持也承奉也

杜註御侍也
從云云

又註識知其以往言
於戰故也

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

子反含刀也子反司
馬蓋明子反傷中齒
杜註夷亦傷也
杜註秣飼馬也固壘
也申重也

文子曰國之存亡天
也王曰天敗楚二天
字恨
范文子立戎馬前語
出射代鄢諸臣佃恨
前後戰于未戰之先
求孫成于既勝之後

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公羊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

完

公羊近爲省費求經家氏曰以上文而敗明矣之則四正二十九月殺晏是也

楚殺公子側

高氏曰楚敗必行其法于王將商則行也列國樂之勞後弱楚成始息濟執以下卒皆隨之汪氏曰先齋躬與戰陳致敗乃歸咎于側而殺之亦異于秦穆之不替孟明矣王之止之僞耳子重之罪何耶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與得

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尓

子曰事過瑕曰傷而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

楚不言師君重于師也 孫氏曰君傷則師敗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復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

沙隨 公羊不見公
胡傳[illegible]
因鄭師出後期晉聽
僑如之譖而在晉矣
公何反何恥乎・程
子曰彼曲我直不克
恥也李氏曰此與昭
于師不與盟同皆推
也不言會則諱恥狠
是也

亡存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所謂二國相宋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宋地）不見公

（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見齊兩皆後）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

公羊不恥也公動也
朱錄劉氏曰郎作十
六年皆得云動

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十宣伯而
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書以明成公之無過罪晉厲之信讒
曰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
在諸侯也晉侯也

公至自會石氏曰內有僑如外不見伯主故危而致之趙氏曰雖不見而已直可以會告廟

公會尹子單侯齊國佐邾人伐鄭陸氏曰彰厲公瀆王臣之罪也

左傳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
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
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

公至會
參看前
公會尹子伐鄭
此鄭西之師一伐鄭
也啖氏曰春秋不以
諸侯因王師收江旦
叔鎮公不書前伐
劉子成子不書爲
公宴季氏門臣下
一年三十公遺子定

元年刘子與此皆假
天子之成以屬人也

次于鄭□次于梓楊行对遷于制田遷于潁上相对

曹伯歸自京

明所不名不絕其位所以緊天王也言自京師王命也言王之釋有罪也稱子說聞

·高氏曰不書復不與其復也李氏曰衛侯不書歸自京師王書曹伯歸自京師王貴王室也余氏曰操

師爲□六十□郟師逆以至晉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見。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蟜□□宋齊衛皆失軍叙師之不整

曹伯歸自京師以隨會從晉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今復請之

左傳 曹人復請于晉●西·晉于·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請于晉則非由王矣

公羊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

欲由晉耶
穀公羊之未疑劉氏
曰曹伯何善乎學者
皆知之穀梁不知耳

•執行父名耶
孫氏曰行父不出師
而晉再辱之會其惡
可知矣程子曰有之
于苕丘孫季氏曰晉
執晉卿三此與僑如
叔孫舍行稱人罪晉
之私也故知之惡又
甚二子此

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內有喜時平其亂待之幸有喜時也外治諸京師免之凱王失敗八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有僑如諸故執有嬰齊請後舍

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欒氏范氏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剝甚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險甚不然歸必叛矣清寧舟之言九月晉人執季文子

聲伯子叔嬰齊也

是說去二子則魯必亡仇讎指齊楚正激他孩子

于君歸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

聲伯之請心曲語摯
郤犨之言心私語甘
聲伯之請心苦語真
文子之勸心正語切

若聞晉執公作招丘
公云代君執仁之也
在招丘悕矣未錄
陸氏曰言不在晉都
據晉耳
劉氏曰乃行父致耻
于公何辰仁之

僑如奔齊
高氏曰季孫欲特與
公歸故僑如得罪而
奔 氏曰無不能早
誅僑如 王用
無咎也

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經 執者不名而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惡僑如之逃罪且累齊之受亂人也

傳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歸

甚可疑矣 行次從諸侯

趙氏曰僑如之謀既泄故盟則公之不見與行次之不與僑如之謀則季孫秋之文簡而支汪氏曰晉人下此之謀兆于此矣

公至自會

內與上至也公不當與于伐鄭故以會至月危存會也

刺假

殺宋之接僕雖爲甚所潛然甚不過以是將公假亦未嘗以公也書刺與公子其公也非仁人親愛之

傳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僑如出

孫氏曰執之盟之晉衆動可知矣大夫盟晉曾老政又可知矣

公至自會也

高氏曰行役執不致者公借歸公爲重張氏曰伐鄭不致著公之危在會也

乙酉刺公子偃

謂無罪殺也左右前劉氏曰刺有罪也吳氏曰公亦失親愛矣僑如黨殺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侵鄭爲晉也。

左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金氏曰先儒謂凱從晉命非也鄭恃楚故侵晉觀戍可見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高氏曰先共單襄王命也晉厲無道而能數合諸侯者由假王靈扶義以合天下也

道也然係儒為質竟以為無罪則不可　衛於伐鄭

鄭竟恃楚德晉則衛可爲晉侵鄭

會尹與伐鄭

此戲童之師二伐鄭也晉因鄭從楚不服故又假上命伐之然不修德禮以來之而屢勞空師何哉

○盟柯陵

尋戚之盟謀復伐鄭可辨說卑晉盟王卿也

公至會

由柯陵至也○李氏曰此言致會者偶

左傳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爲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杜註單襄公王卿士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之威周使二卿會之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程子曰同病楚也蘇氏曰王卿與盟自是習以爲常非禮

左傳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李云書同同外楚也非爲士官

穀梁 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張氏曰無忝于鄭叛而自取盟王官之罪也

秋，公至自會。呂氏曰方釁鄭背楚旅已至諸侯畏楚而還故不以伐至而以會致也

左傳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杜註畏楚柯陵鄭西地

齊高無咎出奔莒。王氏曰無咎爲卿而不能謀國正君以致見逐亦不爲無罪

則以後事致之飾與
蕭魚與晉會何爲
深于此乃曰不王伐
鄭者公不同乎伐鄭
也則信也是自處前
劍死之殺也錄

高無咎奔莒

左氏先叙明慶克之
淫亂與聲孟子之訴
此奔之由也然無咎
不能與國鮑牽不能
正之于早則亦有罪
也

鮑國爲施孝叔宰
匡句須讓之

傳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 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九月用郊

趙氏曰諸用謂此未嘗九月用也吳氏曰不十日不卜然而猶用其禮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程氏曰劉氏以爲用人以祭徒見郑人用鄫子不知用鄫子上言執言鄫子今但言用郊耳

荀罃乞師

晉厲不以德禮而欲合諸侯伐討鄭不服今又乞師殆矣哉

九月辛丑用郊　胡傳郊之不時未有甚于此者也李氏曰與用幣用牲皆不宜用之文

公羊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梁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范註將伐鄭咎諸侯不從故曰乞

冬會單子伐鄭

此汝上之師二伐鄭也。雖氏曰：三代不服以罪討其爲屬濟以征伐誅之。有晉爲其危殆不知父當何如故雖救皆側假屬無德服家不能成擒楚之功耳

○楚伐鄭出汝上之師也。○趙氏曰：前兩伐皆公與此以乞師而皆不得不以伐告廟

嬰齊卒貍脤

趙氏曰：是月無壬申文誤也。蘇氏曰：前齊從伐鄭還而道卒其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孫氏曰：三假王命鄭不服，伯不振也。

【穀】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趙氏曰：兒力不足持而屬不能修從以家之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汪氏曰：楚至而還何劇伯之貪而從有叛楚歟。

【左傳】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杜註：畏楚。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左傳】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

地在外也○公云非此日月也衍君命然後卒大夫未歸劉氏曰非也蓋得大夫例在前矣殺示救君而殺歸臣未歸言卿後言公至悼據亦何傷必然

晉殺三卿

孫氏曰君之卿佐是為股肱厲公不道一朝而尸三卿非所以之道也繼故[illegible]列數之以著其[illegible]氏曰郤氏雖多怨乃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之計一例

於狸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無傷○汎不敢 言自縛○杜註戒數占夢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定公卒子宣公牼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綱○○杜提○外嬖○據○從○○大○○○

左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 伏○後○痛○削○叚 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 左○右○彼○分○底○ 公○叚 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 二叚 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

發于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
欲不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
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
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
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
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
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
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
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

此謂敵多怨有庸謂多怨者易有功也此見郤至不當殺

帥甲攻郤氏以甲攻衆猶但有甲兵外矯之尚惜亂氏駒伯錡也苦成叔犨也溫季至也

去大族不逼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

人將替假

公辭于二子欲釋怨也于此也皆再拜稽首示不怨君也

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

厲派氏猶剔外嬖了何喻厭禍為祥大大晉多矣臣乃以老牛比君耶

杜註尸主也

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illegible]因禍于是起矣 指白稱

成舒庸

吕以近楚度小且恩很也

楚人滅舒庸舒庸因自取然楚方敗于鄢陵而勢益張此鄢陵之所以不可必也

[illegible]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殺胥童

陳氏曰殺胥童郤有自是以私怨家氏曰書則殺以亂道君爲非雖胥童誅不得和孔父仇牧荀息明矣曰殺者亂於不當于春秋其殺胥童固不以爲不倫殺胥也

晉弒州蒲

朱子曰文定之意蓋以欒書執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可謂之不可弒也倘中全無此意不可曉是亦指于傳經也黃氏曰厲公嗣惡不以驕侈致禍可爲戒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七年閏十二月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

明趙氏曰不以賊赴也
按崔杼專恣左氏詳考崔杼弑前事又於傳詳書之爾便知其情趙氏不以賊赴之說不可從

殺國佐

蘇氏曰佐雖自專殺叛君之罪然佐猶大夫齊有慶氏而殺佐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家氏曰國佐不得謂之非叛然其心則為君正家法之不能防閑其母又受母所殺佐故以累上書

用我今日否亦命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 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

○公如晉

側詞君[illegible]即位

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及[illegible]公[illegible]如公[illegible]

[illegible]

一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數[illegible]何休伯

不過五之說[illegible]卿[illegible]

之學是以[illegible]公[illegible]然

[illegible]一戰而伯是

旣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李氏曰此齊[illegible]慶尊國之始

公如晉

傳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三使字命官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又各用使字[illegible]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

東萊云……
[illegible]副氣象所以復伯
是中興規模非此出
色文字蓋不出此等
出色人物

伐宋魚石入
胡傳不曰劉氏謂
不與納也非正也言
復入已絕復入惡之

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逼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經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

甚矣。胡氏曰孫林父宋辰魚石皆據邑以叛故書曰復入李氏曰書入甚逆之詞汪氏曰楚莊納孔寧儀行父于陳猶可也況納叛臣而據地以逼其君乎。

杜註塞夷庚絕吳晉往來之要道

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去声）。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是菲楚），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弃定）。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公至晉
公出朝外而歸其服從可知故又以晉君之明語杞伯

○士匄聘
拜公朝之勞同復伯之業

●杞伯朝
汪氏季氏說兼看欲依晉故來聞晉悼之明故從晉

●邾子朝
見前但邾子三年喪未畢而出非禮此意須知

●築鹿囿
齊氏睎又齊氏利左說可兼用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欲復伯也

左傳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許氏曰公朝始至而三使惟悼之下諸侯肅於此列國所以睦也。

秋，杞伯來朝。汪氏曰杞邾皆謀從晉耳季氏曰杞邾相繼來請晉悼厚得二國欲依晉耳

左傳 秋，杞伯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八月，邾子來朝。見前汪氏季氏說

左傳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許氏曰戚椿曰去而務自娛于鳥獸草木其豫本上何可長也。

孫氏曰城池之固門橋之急且以重民力書況耳目之玩一身之娛哉而民力昭樂耶胡定築蛇淵圃子孫遂為之矣李氏曰晉悼親伐以濟以為我於是閒暇般樂怠敖也

楚鄭侵宋

惡楚之究叛及鄭之從於是晉之復伯也楚師還而爲陽公三伐而晉師還吐氣

汪氏曰楚晉還李氏曰齊桓伯業始于平宋亂晉文伯業始于八宋圍故曰成伯安

經 築鹿囿書不時也 此八月也周八月夏正六月非用民之時用以築囿尤非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 譏勞民也

穀梁 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汪氏曰古聖王苑囿與民同樂今築囿為囿為勞厲民耳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傳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杜註得君薨之道

穀梁傳 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汪氏曰不書救彭城不可救也黨叛臣之跡見矣然畏晉而遲矣

左傳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冬十一

于月宋始矣

士魴乞師惟欲假伯將救宋也所謂勤也

會盟虛切

見晉悼伯業之振

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公作彭

傳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許氏曰乞師猶遊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

也[illegible]我[illegible]
[illegible]而
[illegible]而
[illegible]也
●胡[illegible]杼復于齊林公
[illegible]二也後之伐鄭伐
鄭[illegible]杼惡也

盟于虛朾 傳公弱出前也穀公功在我免其會左 也汪氏曰書同同心懼楚謀救宋也

左傳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高氏曰諸侯師至而楚鄭已退故辭而請圍彭城而先爲此盟陳氏曰崔杼再見齊納爲大夫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傳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杜註薨路寢五月葬國安嫡嗣故曰順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八終